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至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平恕

謄錄監生臣章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五月丙午朔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戸部侍郎蘇轍同轉對軾言三事其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

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决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

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至德在位每加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邉塞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决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

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問奏事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其二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讋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謹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

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
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
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
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
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
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
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
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

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謬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其

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畧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施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

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為不可今天下宴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為法則天下幸甚其三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畧曰議者欲减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廕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

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以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及三十五以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為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竊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為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

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輙言三事其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他用輙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為憂臣實恠之孟子有言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勵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為髙以不察姦吏為賢於是廵歴所至或不入塲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頽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榷酤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

征税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寛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其二曰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為政漢非無尚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葢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政專用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閒葢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并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

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為朝廷為人設官非為官擇人此言一出為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其三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

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軍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舍由己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而户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内帑别藏雖積如邱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闕

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彼初無
封椿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
於前外江綱船雖不行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
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
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
斷而行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户部亦有
制矣

丁未朝奉大夫大理少卿莫君陳知舒州君陳以疾自

請也　朝請郎知舒州黄履復天章閣待制知洪州履坐舉劉次莊再奪職至是期滿有司以聞故有是命

三省言大理寺右治獄並罷請依三司舊例於户部置推勘檢法官治在京應干錢穀公事從之舊錄云元豐中董正治官省曹治文書行天下寺監治事止京師户部非治獄之官故釐為大理寺復古制也至是罷新錄辨曰户部治錢穀公事自是祖宗舊例在當時最便與元豐復古制設省寺監不相干涉自元豐中至是罷四十二字删去

詔陜西河東路經畧司如承他路報夏賊入寇即審詳賊勢出兵牽制令賊顧慮不敢久留仍遠斥堠如無

伏兵及有可乘之利方得進討務取萬全　朝奉大夫倉部郎中王宗望為河東路轉運副使　承議郎權河東轉運副使唐義問知荆南　考功員外郎歐陽棐為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右正言劉安世言臣近聞大臣嘗薦棐謂有史才朝廷過聽遂用為著作郎中外喧傳皆謂大臣不當輕進姦慝誤陛下知人之明累公朝責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上煩聖聽按棐憑藉閥閱素無聲聞才既闇陋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

悍寒暑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參預密論號為死黨縉紳之所共疾清論之所不齒豈可更叨誤恩列職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為史官之三長今棐謟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貼黄稱勘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重非他官之比自來由此遂為兩制豈容小人輙爾冒處伏

望別加遴選從之（棐據政目初二日事十二日改集校）

己酉承議郎權開封府推官公事邵龥為都官郎中

朝散郎吏部郎中彭次雲為成都府路轉運使宣德郎

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楊國寶為陝西轉運判官後二

日次雲國寶皆罷（罷在初六日今并書次雲國寶必有故當考國寶呂公著甥次雲六月二）

十六日以吏中為淮南漕）御史中丞胡宗愈言竊惟朝廷外置諸

路監司以為耳目之官提振綱紀天下官吏有貪墨而

不廉者有違越而無操者有殘毒而害民者有偷惰而

弛職者一切使之檢察其實以聞朝廷所頼以廣聰明於天下而行廢黜向來所擢監司多輕鋭殘酷之徒惟以矯激為務擊搏為能刻覈太深以希進擢而不恤朝廷為治大體以至擿拾微細以資苛察恣情尚氣凌辱衣冠朝廷畧行懲革以戒過當如江南西路提舉官曽孝廉之類是也訪聞近日天下貪濫殘酷偷惰之徒惟務此以藉口抗忽監司以為朝廷方行寛厚之政監司不敢按舉所在恣為不法不職為監司者有内無所守

之人反務覲望不體朝廷用中之意坐視部下官吏貪惏違越肆為不法苟簡偷惰隳廢職業並不戒勵督察一向縱弛却致養成官吏過惡陷入深文以至事務不舉綱紀頹壞此風寖長深害治體書曰寛而有制不云姑息容姦欲望朝廷特降指揮明賜戒勅天下州縣官吏仍指揮諸監司常務平允覺察不得縱弛容長貪濫殘酷偷惰之輩傷民弛職庶幾官吏人人勉勵不惟修舉職業不致廢務兼亦上下醇厚有助風化詔劄與諸

路及府界監司仍令御史臺覺察并檢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孫覺所奏劉與御史臺并府界諸路監司孫覺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奏實錄不載已於編錄冊內檢尋增入實錄載覺及宗愈奏亦甚畧今依編錄冊內所載增入四月六日宗愈已自中丞遷右丞五月二日監行出此章蓋宗愈此章久已進入今乃行出耳

察御史趙挺之言御史所言多係省曹之失却降本部自屬妨礙請以臺官所言事付三省看詳若合立法及衝改舊法即乞下本部取會如可行從朝廷指揮從之

戶部言荊湖南北路鹽價相度自接連廣東及江南

湖北州軍場務以遠近均定庶貴賤不至相遠可絶私販從之四年正月己亥可考　詔府界諸路舊納免役錢百貫以上戶依單丁等戶法輸納助役錢　三省樞密院以軍國事目當關呂公著者定為令凡與三省同施行者一曰應差除并責降叙復二曰應三省并三省樞密院同取旨三曰邊防體大公案并體量取勘事四曰支移錢數多五曰諸軍班特支六曰差官按察七曰館伴入國接伴送伴八曰朝會九曰國書十曰近上蕃國若李乾

德鄂特凌古等受官襲封十一曰廢置州縣十二曰特立捕盜賞格其與逐省同施行者一曰省曹寺監所上事二曰體量賑濟三曰應緣大禮事四曰應科場事五曰非泛祠禱六曰應干陵廟事七曰諸蕃國進奉差押伴官并進奉回賜八曰修書九曰創立改更法令十曰應緣河防事十一曰鑄造錢寶十二曰典禮儀制十三曰捉殺十人已上賊其與樞密院同施行者一曰除授差移管軍三路副都總管至副總管三路沿邊知州帶安

撫使管勾安撫司同轄府路管勾軍馬兩省都知押班樞密院都副承旨內臣招宣使已上二曰諸路添減軍馬三曰更改大法令四曰議論未決疑難事務五曰諸班直指揮使已上轉員六曰差文臣措置邊事七曰文臣換大使臣八曰處置邊防九曰辨理疆界十曰戰陣賞罰十一曰諸路緊切事宜十二曰國信十三曰民兵十四曰馬政初以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具所須事目曰除前執政尚書節度使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曰

除邊帥開封成都知府曰大典禮曰赦宥曰要切邊事曰軍馬河防措置事及公著乎章乃去重字前所未有也此據公著家傳修入按呂大防奏藁元作軍國重事却抹去重字不知何故其後亦縁此致人言當考詔軍國重事及非常程事并臨時合與三省同議取旨並關預簽書

辛亥給事中趙君錫言盧秉落龍圖閣直學士充寶文閣待制差遣依舊臣已封駁又令臣依前降指揮行下秉之罪狀盡奪舊職猶為輕典臣愚不識大體輙守前

議不敢奉詔謹再封進詔依前降指揮盧秉展二年磨勘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近嘗進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害物遺毒累年廼者朝廷體量得實謂宜重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冒避再三塵瀆天聽按秉權賣鹽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聖

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掊克太甚斂怨於民陛下踐阼之初責授散官遠郡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則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寛典尚叨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覩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徽意誤使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撿會

臣前奏重行竄貶以慰民望又言臣近為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鹽事設法苛虐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竊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為掊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徙寃號之聲盈於道路蓋有甚於吳居厚者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為散官遠郡安置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竄黜以慰

遠民之望又言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愁苦寃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尚有未盡之意更為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蓋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能無疑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輕重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諫官御史交章彈劾

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可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尚為待制提舉宫觀罪均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　賜鄜延路第三第六將及塞門寨守禦軍兵特支有差以西賊犯順牽制及守禦有勞也　米贇贈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郝普吕惟正各贈五資仍令經畧司取索兒男以聞贇等死事四月二十四日　供備庫使徐鄂差充廣南西路

兵馬都監辭免遠官詔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壬子詔自今凶惡羣賊他處入界或經由已出界雖不曾在部內作過亦依賊發條限以聞

癸丑樞密院言去冬西賊累求納款朝廷並依趙卨所奏許令應答然至今不絶犯邊近梁伊特邁再遣人稱欲服罪講和今又聚兵犯塞門觀其情意實欲得和但於未成之間冀幸掩襲或有所得今既不勝必申前請若止如累降指揮率爾受之賊必謂中國苦其侵寇意在

速和詔趙咼如夏人再來有言先令把邊人重疊詰問虛實俟其意堅徐引至順寧寨問所欲言然後諭以反覆因依遣之仍逐旋錄所説語言疾置以聞若牒送到謝罪表匣或空牒請和亦令將寨官語以未敢承受如半月以外即云經畧司令先見公牒有可憑信即收接當奏取朝旨舊錄云時上未親政姑息夏人無所不至為其輕侮殺掠尚為空言欺罔簾帷新錄云謂安邊為姑息而以密院所奏為空言欺罔簾帷非也自若牒至簾帷七十八字刪去若牒送到至取朝旨新錄亦刪去今復存之趙咼行狀當刪耳

朝請大夫祕書少監李周為直

龍圖閣陝西路轉運使朝奉郎祕書校理權判登聞鼓院韓治為祕書丞　太常博士常安民為太常丞國子監丞龔原為太常博士（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為監丞）實錄院檢討官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辭免起居舍人（按本傳云遷起居郎及名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又並在八月二十二日論權罷進講之後）從之（除右史在四月十二日）祖禹三上章辭免不許又以呂公著親嫌為解公著亦於簾前納除目太皇太后曰祖禹擢用不緣相公可諭令就職知舊多勸祖禹受命祖禹曰此心未肯復上章并具

狀申三省乞敷奏得請乃已是夏權住進講祖禹言臣
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臣等
無由罄竭愚短輔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
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陛
下嗣位於今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
下垂拱無為海内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他日天下之治亂臣不敢不盡
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

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升進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

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願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先已有得矣據范祖禹集勸學劄子自注云八月二十二日令合附此

甲寅朝奉郎魯君貺行都水監丞為劉安世言章故書

乙卯詔詳定重條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令委諸路轉運司府界提舉司各選官一員同本司屬官刪修令刑

部看詳以聞

丙辰以進士及第李常寧為宣議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呂益柔為承事郎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龔夬為承事郎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除官與前牓不同用龍飛牓恩例也　詔以元豐北庫為司空呂公著廨舍其封樁錢物并就南庫以元豐庫為名專主朝廷封樁錢物正月九日五月十八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五月丁巳朝奉郎考功員外郎歐陽棐為集賢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先是除棐著作郎實録院檢討官而言者爭論其不當故有是命棐除佐著史討政目在五月二日右正言劉安世又言臣近嘗奏論歐陽棐朋黨邪佞不當

慶玷太史伏蒙陛下特徇公議已令追寢縉紳傳誦莫不相慶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臣竊疑之恭惟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蓋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用惟是行義著顯學問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尚猶召試而命爾後或詔執政俾薦所知數十年間才四三舉何嘗輙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棐亡狀已具前奏既不可居著作之任豈復宜充館職之選不試而授尤非常典臣恐姦邪寖盛蠹害日深與其悔

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
漸繫朝廷治亂盛衰之機罷棐館職以慰正人之望又
言近以歐陽棐既罷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試而授尤
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令已累日未聞指揮按棐
問學未優趨向淺近考功之政闇滯亡狀特以陰邪附
會取悅權貴是以造為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
成就棐而不論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祖宗之典
故而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事

伏望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菜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獘又言近為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論奏皆為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瀝誠懇上瀆聖覽臣聞祖宗設館職之選所以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縉紳宿望或累持使

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裴猥以庸才徒籍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為虛名遂至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為二人稱奬共力主張不論人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愚直私竊惜之況陛下平昔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謬舉而不恤衆人之公言才罷著作復除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蒙蔽陛下之聰明臣若不言則為負恩伏

望聖慈察臣志在狥公深嫉朋比特降中旨罷棐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特賤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無倖進之漸貼黄稱歐陽棐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吕公著范純仁子弟縉紳之間號為五鬼又與王存係正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令來執政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罷棐館職所貴大臣見陛下耳目寖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稍有畏戢又言近以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

當已三共論奏未覩施行雖屢瀆天聽難逃罪戾而不協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棐姦邪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依傍權要搆起虛譽名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升降予奪多任偏見士人之被枉凡有申訴棐必遷怒曲生詰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羣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遽聞遷陟俾長著作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進退

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棐之文行政事足以厭服士論耶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才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陛下以此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嘗有論薦重違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為不可昔申屠剛謂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私其親人主猶不得以私之而況大臣乎

伏望陛下謹守祖宗之典章慎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示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又言昨以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論奏未覩指揮施行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固為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豈獨以棐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高選陛下既用言者之奏罷棐著作不識何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

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逺矣今棐之寄禄官已係朝奉郎若帶館職則來歲郊禮便得奏薦子弟是名為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命曾不旋踵而所授愈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覩陛下即政以來未甞不以至公為治如棐亡狀必無所私而臣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臣既有言責苟未斥逐終不敢泯默以負

陛下圖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事理罷集館職以慰縉紳之望　朝奉大夫集賢校理管勾鴻慶宮劉定知臨江軍曾肇制集云定自降充宮祠後已成資制詞云往在先朝奉使失指黜置散地及此再期　朝奉郎李察知淮陽軍此據曾肇制集制詞云察賦性傾邪急於聚斂以喪去位適復周行而論議紛然指其宿負稍從薄責以厭輿情　察先除知濟州政目在六月二十六日　右正言劉安世言考之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嘗總漕計專務掊克希望進用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凡所規畫多察　始謀洎聞居厚

擢為待制數對賓佐矜其才能以為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陛下即政之初以居厚刻剥太甚特行竄責察遂杜口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姦邪趨利縉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顯黜中外之人指為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登進賢能苟容刻剥之徒尚叨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徇僉言重行

降黜廉使聚歛酷暴之吏有所戒懼於是改知淮陽軍

詔贈太師富弼神道碑額許御篆從弼子紹廷請也

詔新除著作郎黄庭堅依舊著作佐郎以御史趙挺之論其質性姦回操行邪穢罪惡尤大故有是命右正言劉安世言近聞朝廷除黄庭堅為著作郎繼有臣僚言其缺行尋蒙指揮已令追寢然臣聞御史趙挺之歷疏其惡以為先帝遏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德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繆

審如其言則閭巷之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為之自若虧
損名教絶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貫汙辱縉紳伏望陛下
以挺之所奏付外施行庶使是非明辨衆聽不惑又言
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實則名教之所不齒豈宜尚
居清要汙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虚蒙
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聖慈特降睿
旨以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
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　詔提舉教習馬軍所昨

因教習在京馬軍置局許臣僚等子弟赴所習學武藝每年呈試推恩後來罷教習在京馬軍止有臣僚等子弟在所人數不多兼習學武藝之人自依編敕春秋解發其馬軍所子弟亦可依敕呈試罷提舉教習馬軍所已應法子弟關殿前司候將來冬季特依舊條揀試

戊午太中大夫致仕孳甲卒 可削

庚申詔改邕州懷化峒為州先是知峒零崇槩納土自順州廢即棄巢穴歸省地朝廷録其功授以使額而有

是詔　戶部言三司事務分隷六曹寺監昨雖將錢穀事收歸戶部緣止是出納今來除左右曹度支倉部見今所主事務應緣公事並隨事勘斷外他曹公事若皆承勘於理未便況今錢帛糧草除係本部諸案及部轄寺監庫務外別部所領已係支付之物如合推治自當送開封府從之

辛酉降授四方館使嘉州團練使提舉崇福宮狄諮為永興軍路鈐轄皇城使果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呂實為

鄜延路副總管　新知荆南承議郎唐義問除集賢校理東上閤門使鄜延路副總管張守約領康州刺史充秦鳳路副總管文彦博言義問只以近下散官知荆南恐事體不重兼近有謝麟自知邠州移知潭州帶直秘閣葉均以祕書少監知荆南帶直龍圖閣乞加義問館閣職名所貴中外稱呼增重方面事體又言守約進身不苟年過七十精力甚强而官止横行使額乞察其人材履歷擢充正任故二人有是命　朝議大夫權河北

路轉運使范子奇權河東路轉運使朝請大夫權河東路轉運使馬默知兗州默傳云為河東路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吳堡二寨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朝廷從之二寨得不棄移知兗州此事當考詔太常太僕大理司農太府寺國子監置長貳餘寺監長貳並互置省軍器監丞太僕寺主簿各一員劉安世蘇轍先有言詔賜熙河蘭會路銀絹各五萬鄜延路絹八萬涇原路絹七萬環慶路絹五萬秦鳳路絹五萬並以防秋備軍賞也又賜陝西路轉運司銀絹共四十萬乘時收糴以廣蓄積銀

青光祿大夫致仕章愈卒可削

壬戌詔府界諸路封樁禁軍闕額錢帛後來創置過禁軍指揮並先據數除出候不及舊額之數方依條封樁仍著為令蘇轍五月一日轉對

癸亥詔以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畧授逐路帥臣講求困賊之策選定持重將佐閱精銳兵馬先募間諜深入探候要知賊衆聚落所在審無伏兵參驗符合密為期約出其不意要在使賊莫測疲於奔命方為得計仍先

具經畫措置事件及夏賊相抗如何防遏條析以聞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畧當考環慶路經畧使范純粹言竊詳治平年臣僚所上困賊方畧固為精盡施之於今亦無不可然兵馬數目以至將佐頭項遣應次第即與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悉朝旨容作經營但不失今降朝旨大意而已須諸路動息相聞首尾相照互相為力使西賊於逐路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計方行不至重困自餘亦不須合治平之意所有朝旨內先令具

經畫措置事件聞奏緣邊機務難以預定貴在臨時處決即先事無可預陳所有準備西賊防庇邊民一節即不興見今備寇之策三年六月十日純粹奏此今即附詔吉下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崇國孝溫王宗瑗卒詔特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奠詣後苑舉哀成服濮安懿王第十三子

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覿疏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不附已者而深結同於已者操心頗僻

如此豈可以執政内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仍不得帶職其日戊午也十三日也覿奏當求全本增入覿有章疏乃獨無此當考翌日吕公著言臣與王覿舊不相識在前朝及陛下臨政之初並不曾舉薦但見覿自任言責以來凡所言事最為穩審今來若止為論列胡宗愈便行責降未必協衆情其内降指揮臣與吕大防范純仁等商量未敢行下伏乞陛下特與包容更加聖慮裁酌後二日公著與大防純仁再論於簾前太皇太后曰胡宗愈

有何罪司空與司馬丞相皆親嘗薦之公著曰宗愈在先朝誠有直聲然自任中執法頗為浮議所惑所言事多不協衆望劉摯進說甚力太皇太后厲聲曰若有以門下侍郎為姦邪甘受之否摯頓首謝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朝廷當顧大體胡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陛下貶諫官而後進用恐宗愈亦非所願文彦博曰劉摯言是願賜采納太皇太后意猶未解是日公著又與文彦博及大防純仁等面論純仁退而上

疏曰臣昨與吕公著等幷今日與文彦博等兩次簾前奏陳乞寛王覿之罪蓋欲假借臺諫使人人敢言其間即有不當亦須稍埀寛宥以彰朝廷容諫之美況陛下臨御以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若一一竄逐寖失朝廷清凈之體其心止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聖訓以為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

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所以臣等不避違忤縷縷開陳罄竭愚誠莫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簡求何面目處羣臣之右又況彥博公著等皆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輔翊皇猷未嘗有闕今日豈有雷同罔上庇護黨人蓋其愛君之心與臣無異惟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貶謫王覿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臣自先朝言事不合遠斥處外幾二十年遭遇陛下一新庶政從諫任賢

夷夏歡呼古今無比皆聖心所悉非愚臣獨敢妄言而一旦拔臣於疎遠之中驟置於丞弼之位故臣夙宵盡瘁恐負聖知豈有容庇朋黨自損聲名玷辱家聲取笑千古蓋是愛惜聖政思報大恩螻蟻之誠惓惓不已今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即乞謫臣補外彼指為朋黨者自明臣雖一身斥遠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所補不辜簡拔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又奏臣曲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仁皇同時用為執政三

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進者遂搆造謗語指為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造謗之人皆欣快相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衆人猶知亦可以為朝廷深戒因録進歐陽修朋黨論此據曾肇墓誌中書舍人曽肇言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詞頭五月十三日奉内降指揮王覿言事不當與一外職合入差遣不得帶職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知潤州者臣承乏近侍職在訓辭理有未安合具敷

奏臣伏見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聰明大闢言路拂意逆耳詆訐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容者莫不虛心克己溫辭降色以受之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為古之聖帝明王不過如此一二年來不惟朝廷政事人情以至四方萬里幽深隱伏之利病莫不畢聞於上者言路無壅故也是以在廷之臣人人勇於自効至不以出位為嫌而以不能盡言為恥振起天下敢言之氣始自今日故如覼者身任言責有所聞見不得不為陛下盡言而無隱

也陛下未以其言為然猶當寛大含容未宜遽棄何者以言賞人猶有覲望畏縮而不敢進者以言罪人人將鉗口結舌望望然去矣其肯以身蹈禍而覬萬一之聽察哉覿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以為重輕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伸屈在此一舉此臣不得不為陛下慮也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執政大臣朝夕在人主左右據利勢執國柄人情之所難言者也導之使言猶或不聞其過今覿一言及

之遂至逐去臣恐在廷之臣以覲為戒依違顧望莫肯正論異時執政大臣雖有罪惡陛下亦將不得聞矣此可為寒心者也陛下臨政以來臺諫章疏無所忌諱雖奏至數十未嘗罪之何獨至於覿一言之入遽不能容何示天下以不廣也覿以小官不一二年拔擢至此今以言獲罪猶補便郡於覿何損臣所惜者今於聖政不為無累爾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付託之重愛惜朝廷臺諫之體不以容納狂直為難而以壅塞言路為懼以覿

所論質之公議茍其言可取固當行之如無足採亦願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終始如一而執政大臣有所畏忌增益陛下虛心納諫之明是一舉而數美從之也其可忽哉臣備位侍從首尾三年常恨不能補報萬一今輒緣職事冒進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幸甚所有制詞未敢修撰貼黄稱臣伏見豐稷昨任諫官所論者陛下骨肉間事猶且含容矜貸更獲美遷聞者皆服陛下仁慈寛厚有天地之量豈獨於覿

而不能容伏望聖慈更加省察純仁又言臣昨日入劄子未敢簽書王覿文字因以文彥博吕公著累朝舊人其言乞加採納及論朋黨事繫善惡消長皆愚臣受恩之深罄瀝血誠用伸補報更無顧望攖觸之慮伏望聖慈特加詳覽文彥博吕公著年皆垂老屢乞退閒陛下特留平章軍國事葢以重德老臣一心向國真可委信此聖慮之深高出前古兼吕大防等皆陛下選拔於衆各有公望之人今若商量一諫官差除有言不蒙垂聽

則與陛下眷留擢任之意輕重不同臣所以更望聖衷審慮少回天意量加採納以成唐堯舍已從人之意不使大臣有不用之言則社稷幸甚臣前年初到闕時聞有德音令臺諫官但言事太皇太后自主張臣愚不勝欣喜今見彥博已下諸大臣奏事未蒙聽納臣不勝憂懼

庚午承議郎右諫議大夫王覿直龍圖閣知潤州　尚書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罷政事除閒慢差遣詔答曰朕

開獎言路通來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揺輔政之臣朕方馭衆以寛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祗服乃事毋自為疑蘇軾之詞也監察御史趙挺之奏王覿因言執政而罷朝論以覿任職皆為覿賀伏願追改責覿之命又言臣僚多言胡宗愈之失今朝廷獨責覿外論尤以為疑編類章疏五月二十五日幷三十日事今附此監察御史楊康國奏一二年來陛下畧不優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

罷王覿皆緣論及執政而歲歲逐諫官御史伏望追寢罷覿之命編類章疏五月二十三日今附此皆不報劉摯記覿罷諫議大夫事云初胡宗愈為中丞屢擊侍御史杜純純有勁節但少通脫又昵諸韓始所以進由韓維屬呂公著而宗愈擊純無實惡純為大理丞以不能苛深得罪其事甚著宗愈乃言其刻及詆其陰贊維收例事又言在河北鬻酒又言純為韓氏雜幹如奴僕會簾中方惡韓氏此言皆入純以故罷而覿繼之純以二年七月辛未自南床除改右司覿

與宗愈不咸有狀未幾宗愈為右丞言者交攻之而覿最力其一章先陳維之善謂宗愈輙嘗彈之又叙杜純之善而宗愈擊之皆非是覿亦韓氏所引已蹈嫌疑矣嘗面宣曰宗愈不曾言韓維而覿猶論不已以宗愈為姦邪於是上怒宣示文彦博以下使重譴覿二三公極救之摯亦進曰覿性和而正久在言路有裨補今為諫大夫十數日無罪而黜恐天下不知其故諭曰覿無故挾私詆近臣豈曰無罪侍郎只是不曾被人言及若言

作姦邪還肯甘受否摯曰臣有罪惡安得免人言臣非為覿但惜朝廷事體宗愈之進自有公議不須令朝廷逐一諫大夫而用也覿若自出恐宗愈亦非所安耳文彦博曰劉摯之言極是頗采之覿竟去免重謫耳劉摯記王覿事用摯日記修入

中散大夫許遵卒可削舊録遵傳云登州有婦人何云謀殺違律夫而自承者遵按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勑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即以按狀聞于朝其意以謀為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今若塞其首原之路則有司一切按而殺之非是王安石是其說而難者以審謀伺便致人於死則相仇者不禁故謀殺而傷其罪必絞遵以法寺四方取則之地

故廷尉為天下平今謀殺傷而首一切從死甚非好生之義因引律質正凡十條莫之能難時論與之尋判大理寺面賜三品服遵陛對懇辭詔中使押下非常制也大理斷刑有情不麗於法者雖小必爭其言參以經律即例有繆者數奏改之新錄辨曰許遵事實已見神宗實錄熙寧六年神宗嘗患沙門島罪人多因宣諭王安石按問欲舉寬法故致多如此今以司馬光奏議更加刪修許遵以此月二十四日卒嫌與王觀事相亂今去其日附觀責後此段當移入何云自首之時　案新錄辨曰已下詞意未明疑有脫誤

辛未詔監司秩滿資深無過人除知州者與理監司資敘　皇城使康州刺史訾虎為秦鳳路鈐轄六宅使王愍為鄜延路鈐轄　樞密院言夏賊未平諸路差移兵

將經畫攻討等事深慮都副總管或不能同共商議凡兵馬公事及邉防機事並須與副總管同議亦不得别作一將與鈐轄都監等比所貴事體異於偏裨緩急倚以出兵可以節制諸將仍務協和各副朝廷任使之意詔劄與逐路都副總管

癸酉詔罷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讞大辟不當及用例破條法舊録云先是司馬光執政始立法應諸路州軍奏到大辟罪人稱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令大理寺並依法定斷幷坐疑慮可憫條送刑部看詳如刑名有疑情實可憫並具疑慮可憫因

依申奏取旨若看詳得刑名無疑慮及可憫者即具抄奏下本處依法施行不得將舊例貸配破條委三省點檢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自是州郡不復敢以疑獄為讞歲斷大辟加多天下以為非也故有是詔新録辨曰司馬光立奏讞之法所以正朝廷之綱紀若患歲斷大辟之多遂欲以奏讞出之使減少則天下犯大辟者豈有悉是疑獄之理今刪去蕪辭

樞密院言諸路鈐轄都監應管轄本路不係將兵屯駐駐泊就糧禁軍應駐劄處歲首揀選及排連轉補公事並與知州等共議兼提舉本處所管諸軍教閱若與鈐轄司同在一州者應行遣軍馬公事並簽書同行不同行者亦繫銜書在某處路分

兵官兼將者依此如因巡教揀選兵將所至有管轄不係將兵亦令巡按教閱點檢差遣及每年春秋許安撫鈐轄司相度有不係將兵兩指揮以上無兼將兵官巡教州軍輪定三兩處牒差不兼將路分兵官一員至本處巡按教閱及檢點差遣仍與隨處長吏同共商量措置務勞逸均平給遞馬二匹遞鋪兵士五人本路遇有盜賊警劫已差將官捉殺若賊黨稍盛力不能制許安撫鈐轄司相度賊勢更差不兼本路路分兵官帶領兵

甲與在彼將兵官都同巡檢使臣會合捉殺即水火危急亦依此其路分兵官舊有專條管勾甲兵賊盜公事之類並依舊法從之新本削去　朝奉大夫鴻臚少卿張修為福建路轉運副使尋改知宣州改宣州在八月十六日并入此

甲戌禮部狀準都省送下翰林學士蘇軾等劄子奏近為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竊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詩賦兩員者各差二員臣等欲乞

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詩賦經義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新立條貫乞不施行所有蘇軾舉奏別無批降指揮巳行附案尚書省看詳上條内差三員處經義不必須差二員今欲科場所差試官三員處參差經義詞賦人更不指定員數餘依元降指揮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仍先次施行二月十七日趙挺之奏 荆湖北路轉運使李茂直言收溪管下銅鼓峒歸明殿直楊晟響昨來收溪賊徒經由晟嚮團峒前來射傷多星堡

南平鎮人户楊晟郎等晟嚮陰與賊人為助因胡田差人勾引妆下見羈管在軍詔李茂直胡田不得下司容切審量楊晟嚮如止是放縱他族經由作過别無助賊顯狀即諭令改過自效如能捕斬首惡當優加賞擢如委是罪惡不可容赦須合拘留處置亦須相度令將來不至驚阻蠻賊歸首之情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

違拂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令識者喧然以為姦邪而臣緘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嘗以天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戸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决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

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謂宗愈才識淺近趨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狥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畧冀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朞之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以巧言邪說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

閑劇色役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
聞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
曾不講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
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縉紳傳播莫不嘉昱能守
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論遂詆劉昱以為戶部
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己
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
宗愈實娶丁氏今禮部員外郎丁騭乃其妻族宗愈既

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内舉者矣然必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騭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禄而歸惠於已其罪二也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攬庶政而蘇軾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且臺諫官數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使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彦博之孫壻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遽

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遂聞報罷苟狥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熈寧中嘗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傍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共知臣竊謂熈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覬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狥私貪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

望聖慈察臣惓惓之忠爲天下計萬幾之暇詳覽臣言如所論皆有按據不至謬妄即乞特出聖斷付外施行又言胡宗愈近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慝條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歴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答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縉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聞自昔執政之臣或爲言者所擊率皆

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遵奉君命暫至
官省不敢治事亟復家居原其處心固非畏縮實以輔
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茍有過尤掛于
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
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
體兩得而廉厚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
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
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應恥禮

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止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禮義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尚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汙下毀滅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誼如此茍充其無恥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參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故人

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覿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悦而誠服者盖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議之不與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六月丙子朔詔鄉户衙前役滿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錢如願投募者聽仍免本户身役不願投募者速召人替　吏部言熈寧敇知州通判川廣以二年為滿元豐敇川廣以三十月元祐敇知州通判並以

三十月為任即不分川廣請川廣知州通判除有專法指定及酬奬外不論見任新差官並二年為任其使闕滿替悉依本法從之

丁丑朝請大夫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楊繪卒舊録云繪嘗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陰為姦私通饋賂下有司而永年自言繪嘗納真珠許薦為閤門祗候獄具而永年前死坐貶荆南節度副使新録辨曰永年獄未具而死事難辨明當略具詞移入楊繪卒時

已卯詔王中正宋用臣並展一期敘改目初四日宋用臣監滁酒實録無之元祐元年正月十四日又四月十八日四年八月四日六年閏八月二十四日可考

詔待制

以上落職期滿檢舉者今後並量元犯取旨舊録云舊制侍從官落職期滿檢舉例復職至是韓川為左司諫以前所貶官於法當叙恐具復用故先事建言而有是詔新録辨曰舊制侍從官得罪於法當檢舉者不過叙官復職而已用與不用自繫朝廷韓川安能預知其復用而先事言之自舊制以下四十四字合删去

詔諸宫學教授闕選所舉學官及可為師表可備講讀科充不足則三省選差仍取升朝官以上有出身年四十以上者　中散大夫鴻臚少卿

龐元英知晉州

庚辰詔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

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應解二人者均取即有零分及解額一人者並通取文理優長之人

此據諸州編録條貫冊元祐三年六月五日聖旨令移附本年月日舊録并入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新録因之且云令禮部立詩賦格式以聞按當時所頒降文字並非立詩賦格式蓋令禮部議差官等法本部以為不須別立但立此一法奏聖旨依奏不知舊録何故却云令禮部立詩賦格式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彭汝礪奏禮部牒奉聖旨令兩制兩省同共看詳修立到考校詩賦并格式聞奏又不知此聖旨是何月日降或即舊録所云自别有月日而舊録并入二年十一月十二日𣂀酌其時令兩省兩制看詳格式必當在此六月初五日後也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實録載禮部申明此條亦無令禮部立詩賦格式指揮二年十二月已立四場法

辛巳詔勿收知樞密院事安燾乞解機務文字
癸未詔左右司諫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以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充初太皇太后宣諭曰近時臺諫官多是新進未甚更事所論不知朝廷大體近於求名可依祖宗故事選用歷第二任通判人充司空呂公著言近制舉官不以資序因檢會舊制而有是詔王巖叟有章論舉法太嚴乞除去實歷一年詔三省同得旨事就中書諸房選差三省本房人吏兼同行之文從違當考巖叟章附五年四月八日

遣依條由給舍進呈得旨者並依已得畫旨更不覆奏直送曹部等處施行仍具奏知三省各録留為底餘依舊（政目云三省同得旨事就中書房三省同行直送曹部）朝奉郎知襄州邢恕除直龍圖閣差遣如故初恕由起居舍人出知隨州改汝州又改令任用期檢叙也（自隨改汝政目在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直龍圖閣在四日）

詔保甲補借差以上者初該磨勘有本轄官二員同罪奏舉陞陟聽如常法磨勘即無舉主或不足或犯贓若私罪徒即展二年應别格合展者並累展其元

豐元年以後補授人雖經磨勘改轉内歷一任先無舉主或不足者將來磨勘亦如之

甲申罷潭州安化縣博易場其人戶欠息特行除放趣納本錢從荆湖南路轉運司請也　詔刑部應天下奏到大辟案除疑慮可憫及依法奏裁自合依舊取旨外但情理稍有可議者亦具因依取旨

丁亥詔賜北京恩冀州界修河役兵夏藥特給錢　詔經明行修黄杲卿黄穎並特與應天府助教以被舉不

至御史中丞孫覺請各就除一官教導後進故有是命
詔今後諸蕃國貢物估直與舊例相近者並如例即
所估高下增減不同申禀尚書省　工部言嘉州豐遠
監歲鑄錢八萬有奇止以職官兼領請依舊置監官一
員於本路選舉具姓名申吏部從之
戊子詔河岷蘭州緣邊今後諸蕃客般擦入漢買賣回
日許由城寨搜檢不得帶錢入蕃若在漢界聽其便
庚寅日有食之

辛卯四方館使嘉州團練使狄諮復引進使

壬辰詔命官犯罪有虧名教雖無特旨者並申尚書省

奏裁

癸巳龍圖閣待制知越州熊本知杭州尋罷之尋罷據政目當

考

上批訪聞見修黄河役兵死損逃亡不少顯是本處飲食衣服醫藥不至如法當職官吏不切用心照管及聞役兵病患稍重多是作發遣歸廻本州名目避免損折分數當此暑熱道途轉運更多損失可速降指揮

嚴與約束施行仍勘會逐處所役人兵元初若干自工役後來損失若干具請實聞奏御集六月十七日手札

丁酉龍圖閣直學士祕書監呂公孺為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孔宗翰為寶文閣待制知徐州宗翰以疾求補外也翌日宗翰卒舊録宗翰傳上即位知兖州道除司農少卿未就職遷鴻臚少卿司馬光方銳意紛更法度宗翰曰新法便於民者公勿遽也光默然新録辨曰宗翰徒為此言無益於利害之數令刪去

朝請郎林旦為右司郎中　詔坤成節崇政殿上壽文臣待制武臣觀察使皇城團練使以上並赴百官表

賀於內東門　詔邢趙州知州令後互差武臣從安撫使滕元發請也　朝奉郎知徐州杜純為淮南路轉運使尋詔純依舊知徐州純必有故當考十月十八日改陝西運使
己亥侍御史盛陶言責降官情理重檢舉者請量所犯取旨從之　詔在京都商稅院以天聖年所收歲課為額元祐初戶部用五年併增法立新額歲課不登官吏多坐責罰言者論之而有是詔　以夏熱權停在京工役三日　中散大夫少府少監鍾離景伯知壽州

辛丑夏人寇塞門寨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嚴戒城寨當職官增完守備如夏賊攻犯非逼近城下决可取中勿多施放自致闕誤夏人以四月二十四日寇塞門不知此段所書果在何日恐不應再寇當考

朝散郎吏部郎中彭次雲為淮南轉運使五月四日除益漕尋止

壬寅龍圖閣直學士光禄大夫致仕韓贄卒

癸卯詔今後應除六曹郎中選第二任知州以上資序實歷知州或曾任監司官六曹員外郎校理臺諫官開

封府推官並滿二年人充少監員外郎府推官選第二任通判以上資序或初任通判曾歷外任親民二年人充寺監丞選第二任知縣以上資序人充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汙下毁滅廉耻貪得患失背公狥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錢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十二月終止

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
餘緡而宗愈每加罵辱並不支給遂於二月一日經官
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
為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
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
為比宗愈既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
顧義理僦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恥辱國已甚況宗
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嘗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

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横自若將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赦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府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朝奉大夫權開封府推官林邵提點河北西路刑獄　朝奉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田子諒為開封府推官

秋七月丙午衛尉少卿直龍圖閣文及為光禄少卿案文

及即彦博之子及甫岳珂寶真齋法書賛載及甫感暑帖署名止稱及以為避宣仁后父諱今仍其舊

皇城使知邠州張若訥為環慶路鈐轄知環州　詔今後監司及帶職人因罪追降官資差遣或落職并特旨責降人並檢舉申都省其不應取旨之人若與應檢舉人同犯責降者依此　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燕達卒舊録燕達傳元豐八年神宗寢疾益甚會蔡確毋入禁中皇后使諭確外託主兵官燕達等輔立皇太子逮神考升遐宿衛於内東門百官朝晡臨繇垂拱殿入皇族親王繇内東門入達謂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於此以備非常萬一有姦人隨皇族而入則事起不測又豈能人人辨之將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

族之事非所當言言之恐被罪達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衆先言之苟當雖死何憾遂奏上因大嘉歎之新録辨曰蔡確誣謗事朝廷已具正其罪託燕達輔立皇太子事合删去移注立皇太子時

丁未詔有司檢會元豐八年定皇太妃出入儀注以進

戊申皇叔荆王頵卒年三十三上為輟朝成服再幸其第賜錢三百萬贈太師尚書令荆徐二州牧追封魏王謚端獻王㬱得疾左右不以聞太皇太后不及問及卒口鼻流血又或止之亦不果臨奠此舊録所載新録削去舊録載方國危疑頵獨為宗社計此誣罔固不當存如太皇太后不及問疾臨喪安可没其實也須參考别修舊録云神宗疾徐王顥有覬倖意每侍疾褰幕直入頵屢挽止之遇蔡確數以言促確曰延安郡王

太子也不立何待確猶豫未決顥曰晚則他人是有神宗疾甚顥欲留宿禁中顥奏得弗宿太子立顥助居多書諸子自勝衣以上皆進官自太皇太后聽政顥非大朝會未嘗進見問遣使宣召顥曰未復辟不敢往暴得疾左右不以聞太皇太后不及問至薨口鼻皆流血又或止之亦不果臨奠方國危疑皇嗣未立顥能不負神考奮不顧身為宗社計雖古之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何以加諸新録辨曰此正蔡確等傳會一時之說謗誣宣仁者實録元豐八年三月上即位事辨之詳矣此一節合刪去蔡惇直筆宣仁諭范純仁等一兒一女死皆不得見事在元豐八年此可參考六日朱梁追官

己酉故大理寺丞王安國特追授宣德郎仍復祕閣校理　定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尹國公謚恭

孝克柔卒

庚戌詔以荆王喪罷大宴　貶榷易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熊日嚴而下六人坐醫治荆王不效入内東頭供奉官朱遘梁和各追兩官坐荆王疾奏聞不以時致太皇太后臨問不及故也　日至酉初一刻赤如赭

辛亥賜鄂特凌古詔曰省所差人進奏及乞今後依舊差般擦上京進奉事具悉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

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自承襲以來強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豪酋而捍疆埸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今除已招納依舊許般擦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禄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欵復為虛言卿所進真珠生金犀並各回賜錢

銀絲外今特賜卿對衣腰帶銀器衣着等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癸丑遼主遣使長寧軍節度使蕭孝恭副使中大夫守太常少卿充乾文閣待制劉慶孫來賀坤成節　太皇太后手詔皇帝嗣位于兹四年中外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

部太常寺討論如於典故有褒崇未盡事令開具以聞
政目在
八日
丙辰左中散大夫直祕閣諸王府翊善王汾為祕書少
監朝奉郎集賢校理杜常為左司郎中國子司業盛僑
為揚王府侍講朝請大夫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鄭穆
為揚王府翊善考功郎中周尹知梓州　皇城使漢州
刺史廣西路鈐轄張整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知融州温
暠各降三官張整就添差監江州税温暠就差監歙州

茶鹽酒稅右侍禁榷邵州臨口寨主鍾仲仁左侍禁管
勾融州臨溪堡事兼地分同廵檢杜震各降兩官衝替
仍令後各不得差充廣南荆湖路差遣整㫗坐擅斬蠻
人楊進新等十有九人仲仁震坐誘致進新等以邊事
未寧特免究治　殿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權發遣涇
原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劉昌祚為冀州觀察使步軍副
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寧州團練使權發遣熈河蘭會
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劉舜卿為殿前都虞候忠州防禦

使太原府路副都總管李浩為馬軍都虞候並差遣依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威州團練使兼權馬步軍司姚麟為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東上閤門使榮州團練使永興軍路馬步軍副總管和斌為康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丁巳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苗授為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納節

戊午承議郎都官郎中邵龥為駕部郎中劉安世云或云削去

庚申坤成節詔罷上壽羣臣及遼使拜表稱賀於內東門以魏王頵在殯故也 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檢會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樞密院劄子節文賞功格非部隊將單身獲級漢蕃使臣近例並用士卒法每獲一級與轉一資看詳漢蕃使臣自來多不願部人蓋單身獲級承例每級皆得轉資既本非責戰之人又單身自在易於買乞首級至有自借職奉職三五年間累轉至遥郡及横行者僥倖無甚於此理須立法以革久

弊依下項非部隊將漢蕃使臣每獲一級借差已下與轉一資差使已上漢官與減二年半磨勘_{効用人依本條}蕃官給公據通兩級與轉一資殿直已上賜絹二十匹内願請絹及加賜並依餘人獲級法捉强壯生口準此臣契勘諸路邊事以來漢蕃使臣妄冒納級積累授官僥倖已極理須裁抑故朝廷更新格法以懲舊姦臣竊詳今降上條雖大槩已得詳具而其間小有未盡尚須論列謹具於後一上條非部隊將漢蕃使臣每獲一級借差

已下與轉一資差使已上與減二年半磨勘臣看詳三班借差與差使資品不遠各未係使臣名目功同賞異人情未厭欲乞借職已上與減二年半磨勘差使已上並與轉資如此則功賞均稱一上條殿直已上賜絹二十匹臣看詳軍行之際漢蕃使臣係殿直已上者比比皆是除手下有所部人馬之人固可以身先督戰立功自効外其手下元無所部人馬之人若戰敵之際真有所獲則豈可不以為功而上條一例賜絹則是更無遷官之

賞竊原人情之所以捐軀効命不顧一死幸脫生於鋒鏑戈戟之中者豈二十縑之為哉蓋爵賞在前能使其忘死也今不計所獲功力遂絕進身之望臣恐凡殿直已上今後無復有奮身捐軀為朝廷破賊者矣過猶不及恐非朝廷勸功之意若謂欲痛懲妄冒之弊惟當嚴將帥保明之刑若謂欲深革積累遷官之弊惟當限以止法兩級與轉一官仍一官止餘級並止賜縑如此則賞行不濫而人情稍饜右謹件具如前伏緣防秋廹近

日備戰鬬須宜預定賞法使人具知庶有激勵赴功之人內蕃官一色不比漢官使臣盖本路全少正兵惟藉蕃兵使喚自蒙朝廷改更上件賞格其蕃官首領係殿直已上者多有不係部衆之人具知獲級更無轉資之賞遂絶進身之望衆意闕然深恐緩急之際利誘不重不肯用命即其餘蕃兵決無効死之理事干勸沮所係不輕伏望朝廷深賜省察再加修潤早降指揮貼黄鄜延路日近因賊馬侵犯將官米贇戰没訪聞得良由人

力不齊以致困陷人言紛紛不可不察更乞朝廷採訪又勘會去秋夏賊大寇涇原臣尋差曲珍統兵牽制其一行漢蕃使臣甚有殿直以上手下元無所部人馬之人各曾獲到首級後來止蒙賜絹充賞頗失衆望訪聞至有垂涕之人臣不敢隱所以須至開陳純粹三年七月十六日奏此從違當考米賛事在四月二十四日

壬戌詔應大臣奏舉館職並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　先是右正言劉安世言伏見祖宗初定

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奬處於英
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廪食
太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
出此塗得人之盛無媿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
或縁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狥權貴之薦未
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
陛下明詔執政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
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

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至是安世又言近嘗奏請令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輙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搢紳宿望治政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令則是不問人材之如何資

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爲更張弊源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做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不得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

癸亥樞密院言夏賊見點集軍馬雖聲言欲寇涇原熈河路慮賊計先俱屯集在兩路對境側近一旦移兵竊寇秦鳳城寨或因而妄動以圖深入緣秦鳳久不被寇近裏城寨户口稍多若遇緩急賊衆侵犯須藉鄰路兵力應援可保無虞當先事處置以待姦謀詔葉康直詳

此措置令將寨官遠斥堠廣探伺務要詳知賊界舉動先事為備決保萬全仍令劉昌祚劉舜卿於本路各選兵將涇原路須及萬人於德順軍熈河路及五七千人於通遠軍接近秦鳳邊面順便保寨駐劄以為犄角之勢

丙寅承議郎祠部員外郎翟思為殿中侍御史從翰林學士蘇軾許將給事中顧臨趙君錫中書舍人曾肇劉攽彭汝礪所舉也　職方員外郎黄景為揚王府侍講

盛僑依舊國子司業僑自司業除揚王府侍講國子監奏留從太學生之請也　詔升次國徐鎮孟鄧邠為大國小國定相瀛慶容為次國　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夏賊冦龕谷寨本寨及東關堡巡檢使臣等以鬬死傷者百九十有五人不曾掠人口孳畜詔劉舜卿子細體量逐地分元透漏因依見賊鬬敵次第及夏賊軍馬約數開析以聞

丁卯朝獻景靈宮正月十一日又四月十八日十月十五日

戊辰詔緣洛口堤灧口遇漲水監輪官往來檢察今後每遇春首令工部取旨下吏部依舊例差使臣取索牢固文狀申尚書省新無

詔遇災傷放稅及六分已下其帶納欠負即隨放稅分數催納若放稅七分已上並行倚閣

錄故三班借職趙進男忠為三班借職褒死事也

庚午詔諸路提點刑獄司已覆大辟案每路摘取三分已上審覆季具已覆情節刑名申尚書省其流配罪摘

覆不計分數不當者並奏裁　温州團練副使沈起卒

實録新舊傳並合别修

癸酉詔以魏王𠎝停宗室婚嫁百日

